

民国的腔调

追忆民国文人风骨

漫谈民国汉语腔调



胡竹峰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民國的腔調

胡竹峰 著

河南文藝出版社

· 鄭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的腔调/胡竹峰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5.12

ISBN 978-7-5559-0284-3

I.①民… II.①胡… III.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4922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hnwybs.cn
电子信箱	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	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	9
字 数	170 000
版 次	2015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自序

看胡适视频,老先生笑容可掬,如秋月临江般和蔼飒爽,清雅极了好看极了也书生极了。胡适的声音,我听过,纪念北大创办六十周年的致辞,声色清正,说一口干净的白话文,丝毫不见官腔,更无学究气。相形之下,当下很多文人似乎不会讲话了,难见胡适那种含蓄委婉。

旧北大人说胡先生上课总要在红楼那间最大的教室,讲课字正腔圆,考据博洽,还带上许多幽默。胡适的口音我听来,谈不上字正腔圆,似乎略带沙哑略带疲倦,有着浓郁的中式情调。恰恰是略带沙哑的疲倦感,腔调中的分量上来了。

鲁迅讲演也是一绝,刚性挺拔,三言两语击中要害,这是杂文修炼,并不稀奇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,大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演讲,轰动一时。《世界日报》副刊随后刊登了一篇《看鲁迅讲演记》,说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

时，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，有人说：“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，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！”他的回答是：“不能了，要走。大家盛意可感得很，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，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，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。”随口几句话，俏皮有之，幽默有之，妥当得很，这是民国人的风度民国人的腔调。听过讲演的学生回忆，鲁迅声调平缓，不脱浙江口音，简练沉着，像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故事，与先生叱咤风云、锋芒毕露的杂文不一样。

这两年读了很多中国古典文章，也读了一些域外作品，越读越深，发现心里还是不能忘情民国文人，到底是读旧民国的旧文字长大的。在人生年少时，在穷村僻乡里，偶然得见布衣长袍的鲁迅、周作人、胡适、林语堂诸位文章，关怀前途崎岖，受用至今。都说人老了会念旧，人不老也念旧的，老人念旧事，我念旧人。深宵伏案，尽是线装纸墨的暗香，满心旧人，轻呼一声，恍在咫尺，就着一壶清茶与他们秉烛夜谈。

书中的人物，尽管无从相识，一篇篇写下来的时候，内心却觉得他们是一辈子的至交。旧人们实在离散得很远了，烟水茫茫，故人何在，泛黄的老纸记载了曾经鲜活的面容。时间之别，哪怕一秒，也是永离。

本书初意名为《旧人录》，终不甚满意，五次三番，想了近十个书名，一无所用，末了索性用“民国的腔调”五字。腔调腔调，腔也调也。中国戏曲讲究唱腔讲究声调，腔调好坏是戏曲的评

判标准,引申开来便是形容一个人的为人处世、性格、风格、品位。民国的腔调,不单指腔调,更指民国文人的风格气度,文章姿容。

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,民国人取得的成绩不算多大,但行状很可追慕。阅读他们重述他们,让我从顾影自怜的小品文创作痴态中醒来,醒在不同人物的命运里,醒在不同人物的文字中。

他们星光灿烂,我在草地上乘凉。

目 录

1

自 序

1

楔子

8

张恨水

18

陈独秀

27

朱 湘

33

鲁 迅

48

周作人

63

郁达夫

73

张爱玲

81

齐白石

89

陈师曾

95

胡兰成

103

沈启无

110

沈从文

120

台静农

128

叶灵凤

136

汪曾祺

144

孙 犁

151

张中行

157

废 名

164

梁实秋

171

王 力

179

胡 适

194

刘文典

204

茅 盾

210

朱自清

220

林语堂

227

钱玄同

233

郭沫若

242

老 舍

250

巴 金

256

章衣萍

263

木 心

271

钟叔河

275

后 记

楔子

汉语文脉弯弯转转,从《尚书》到先秦诸子,然后到汉赋,到魏晋六朝文章,到唐传奇宋话本到明清小说,一路下来,各领风骚。王世贞言:“三百篇亡,而后有离骚,离骚而难入乐,而后有古乐府;古乐府不入俗,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;绝句少宛转,而后有词;词不快北耳,而后有北曲;北曲不谐南耳,而后有南曲。”诗词歌赋不足以抒发今情今事,而后有白话文,有新诗,更将散文从正统位子上推下去,复以小说为大流,小说不再是《汉书》定位的街谈巷语,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

唐宋以来,在口语基础上逐渐形成白话文,起初用于通俗文学作品,像唐代的变文、宋元的话本之类。明朝时,很多城市茶馆中有说书人,讲述《三国志》《水浒传》《大明英烈传》等传奇故事,后经罗贯中、施耐庵辈整理成小说。古典白话文至此渐臻成熟。

明人冯梦龙在寿宁任上，写《禁溺女告示》，“一般十月怀胎，吃尽辛苦，不论男女，总是骨血，何忍淹弃。为父者你自想，若不收女，你妻从何而来？为母者你自想，若不收女，你身从何而活？且生男未必孝顺，生女未必忤逆……”句句落实，乡民们能看懂的。冯梦龙是三百年前的白话文体家。

五四运动之后，白话文在社会上普遍应用。胡适曾将“白话”的语言特点，归纳为三条：

一、白话的“白”，是戏台上“说白”的“白”，是俗语“土白”的“白”。故白话即是俗语。

二、白话的“白”，是“清白”的“白”，是“明白”的“白”。白话但须要“明白如话”，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。

三、白话的“白”是“黑白”的“白”。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，也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。

这种观点在民国以前不多见。中国士林根深蒂固自以为是“风雅”或“端庄”，心底总有点看不上冯梦龙之类的“通俗”或“佻薄”。实际上冯梦龙的见识，比当时大多数文人长出不止一头。明清高头讲章，现在人知道的差不多了，但读书人里，大多是熟悉冯梦龙的。

胡适认为“白话”或“话”是从口语角度提出的，“白话”对立文言，却包容方言，这给白话文的发展注入了民间力量。鲁迅、周作人、沈从文、张恨水等人的文章，亦不乏民俗元素。民间语言与书斋语言相比，多了生机，多了自然。

民国人下笔大都难逃文言腔调。很多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言文,但自身古典素养反对不掉。不少人都能写一手纯正漂亮的文言文,作起白话来也有文言文的夕阳返照。林语堂说:

古学诚不能无病,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,这何消说,但一见古书,便视为毒品,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。现代人贵能通古今,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,读洋书、说洋话、打洋嚏、撒洋污?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不曾寓目,《诗经》《左传》一概不识,不也是中洋毒吗?

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,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。两者须看时并用,方得文字机趣……

大多民国文人,对古代文章说了很多不客气的话,然而一下笔,还是隐约可见前人的影子。张爱玲曾说:“就连我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,也常在旧诗里看到一两句切合自己的际遇心情,不过是些世俗的悲欢得失,诗上竟会有,简直就像是为我写的,或是我自己写的……使人千载之下感激震动……老在头上心上萦回不已。”

张爱玲把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《海上花》消化得烂熟,笔下人物对话口吻时常能看见这些作品的影子。鲁迅与周作人、胡适等人,在创作之外,同时也梳理中国小说史、整理并校点古籍。一九三〇年秋,鲁迅破例为老友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开列了

一份应读文学书书单。无独有偶，梁启超、胡适也曾开过书单。三份书单全是古典读物，散发着古汉语韵味。

盘根错节的文脉像山间河流，或蜿蜒曲折，或顺势直下，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消长相随，自然也一同经历了无数灾厄。只要稍有间隙，文化之流又会不经意间乘天地灵气，激浪扬波，呈现出一派大江瀚海的浩荡景观。民国国运坎坷，但文章有郁郁生机。古文衰落，新文章破壳而出。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几乎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。林语堂、郁达夫这样的文人也没有忘怀天下，在时代的泥淖里散发着光彩和锋芒。即便是吟风弄月的小品，也或曲或直表达不平，接通先秦魏晋唐宋明清的文脉。

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，曹子建独得八斗，我得一斗，自古及今共用一斗。如果说，民国文才共一石，周氏兄弟除外，他们属于整个中国文学，这一石我分配如下：

梁启超、王国维得一斗，陈寅恪、陈独秀得一斗，沈从文、废名得一斗，梁实秋、钱锺书、林语堂得一斗，萧红、张爱玲得一斗，郭沫若、老舍、巴金、茅盾、曹禺得一斗，张恨水、徐志摩、郁达夫得一斗，钱穆、顾颉刚、梁漱溟得一斗，剩下的人共分了那两斗。也有些人去晚了，田地已经分完，只能捡起撒落一地的秕谷。

这里面有些人需要单独拿出来说一下。

梁启超是大动荡时代的大人物，主要忙于笔墨之外的事功，经历丰富，总是处在历史漩涡中。可以想象，这样一位人物

来面对文字的时候,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胸怀。但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时,他说:“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。”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,他依然说:“拿趣味做根底。”这也是他不管写什么,让人读来势如破竹的原因。

周作人的小品,沉着苍郁,冲淡为衣,闲适使气。瓜棚豆架下谈天说地说鬼神,看起来寻常,入口微辛,回味却甘。《北京的茶食》里说:“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,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,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,看秋河,看花,听雨,闻香,喝不求解渴的酒,吃不求饱的点心,都是生活上必要的——虽然是无用的装点,而且是愈精炼愈好。”很多人被周氏笔下晚明文章的神韵所蒙蔽,以为周作人沉迷于精致风雅生活的旨趣,而忘了字外的大义,更忘了他对人间的大悲悯。

鲁迅自不必说,怎么写都好,他的文字,有婴儿的烂漫,又同时有世情的洞明与练达,文章中的铮铮傲骨,俯仰天地的目光,堪称超绝。王国维胸藏风云,下笔雍容,一览众山小,已到了时代制高点,可惜只活到五十岁就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。陈独秀眼高手高,虽为政治所误,文章终是入了化境。郭沫若才高志大,天生的诗人气质,偶尔过度抒情,影响了文字的公正平和,但不影响纵横捭阖横扫六国的派头。郁达夫性情写作,一个活脱脱的自己跃然纸上。林语堂出手不凡,幽默之外大有余味,只是后来离开母语环境,阻塞了文章的进步,但也给文脉注入了新鲜的力量。钱锺书的《围城》,趣味灵光闪闪,《管

锥编》的墨香流韵,更是可圈可点。张恨水的旧小说紧贴时代,虽不如牡丹玫瑰端正,却有一股梅香扑鼻。徐志摩的文章状写域外风物,逸气横生,丰姿动人。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,都上承唐诗宋词余绪,只是略显异域风情,不能久视。张爱玲、萧红有孤绝凄美之态,亦沉博清丽,绝非咏絮之才。一些女作家,淹然百媚,触处成春。

梁遇春火光一现,再短暂也是耀眼的流星。丰子恺是文玩清供,谈文论艺的文章格调尤高。李健吾的文艺评论,刀劈斧削,虎虎生风,力可透骨。胡兰成的文字,顾盼之间摇曳多姿,山河、家国、饮食男女,串作一处,优雅而妩媚,俱见风致。这是其文章之长,亦是见识之短,政治的事终像桃花运一样地糊涂。

民国作家将汉语言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,一方面接通传统,一方面借鉴西方。很多人身上所体现的气度与襟怀,是开放的,不仅阅读域外作品,更亲自翻译推荐这些作品。严复、林琴南诸夫子,孜孜不倦引进外来先进文化。鲁迅《木刻纪程》一书“小引”中说:“采用外国的良规,加以发挥,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;择取中国的遗产,融合新机,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。”这些观点为识者所肯,形成民国文人不拘一格、广采博取、阅其中而肆其外之风。

民国出版业开始走向繁荣,很多中小城市都有自己的报纸杂志。报纸上专门辟有副刊,专发各类文艺作品,卖文为生者大批量出现了。不少作家著书为稻粱谋的同时,更以思想说服

人、感染人、影响人的心胸与情怀。身逢乱世，兵戈不绝，不少人珍重固有的文脉，更执着于强国兴邦之思。他们蜷缩在文字世界抵挡外面的风雨飘摇，内心的凄苦是有的，但他们依旧写自己的文章。写自己的文章，这是写作者最珍贵的品质。民国文章，有今人鲜见的性情，有不同寻常的风范与面貌。

民国兴起的文化思潮，是支撑文人创作的重要支柱。思想理念在前，哲学智慧在前，其后自有文脉的繁茂，这是规律。文人留洋汲取宝贵的学养，在思想和形式表达上有所开拓。茅盾写市民，再也不是才子佳人旧小说里的模样了，不局限于写人，而是通过人来写一个大的社会。即便是张恨水这类旧小说作家，情事缠绵里，亦不忘大时代的风云。作为国体，民国短命而粗糙，但现代文学的大致框架，却在那三十年间奠定而成。民国是历史的港湾也是时代的码头，从皇朝变迁为民国，时代转折，文化上必然也转折。民国文学虽然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，但也给了白话文一个高起点的开端，那一湾文脉，已是中国文学一泓隽永的墨色。